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1

1965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1

〔总序〕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双月刊

内部发行

1965

封面設計：石丙才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双月刊)

1965年第1期(总第14期)

1965年1月20日出版

内部发行

每册定价：0.60元
60

编辑者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北京建国门内)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印刷者

北京印 刷 厂

发行者

新 华 书 店

目 景

- 两种人道主义观念 [越南] 鸿 章(1)
一切并不那么简单 [苏联] 柯切托夫(24)
谈谈遗传性的問題 [苏联] 苏尔維洛(34)
弄清座标 [苏联] 巴甫洛夫斯基(55)
谈“感伤的人道主义” [苏联] 克拉烏林(69)
西蒙諾夫的战争小說 [苏联] 拉扎列夫(74)
苏联的长篇小說是多民族的(节譯) [苏联] 皮斯庫諾夫(107)
关于现实主义及其边界的感想 [法国] 加罗第(117)
一种解答(当今詩歌的处境) [美国] 斐德勒(129)
- 补 白:** 苏联隆重紀念萊蒙托夫誕生一百五十周年 (73) 苏聯三
家杂志推荐一九六四年度列宁奖金候选作品 (106) 薩特拒
絕諾貝爾文学奖金(128)

两种人道主义观念

〔越南〕 鴻 章

人道主义是曾经引起多次热烈爭論的一個問題。由於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不同，每個人有着不同的人道主義觀念。很久以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奠基人就發表了關於人道主義的原理性的意見。儘管如此，近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一些人企圖“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道主義的觀念。他們在人道主義問題周圍散布了一股濃煙，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們提出了關於人道主義和文學藝術中的人道主義的許多錯誤意見。他們就人道主義問題，發動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學藝術路線的進攻。要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艺路線，就必須弄清楚人道主義這個問題。

人道主義是社會道德的一個範疇。它經過發生、發展的過程，有它自己的歷史。它反映了人和人之間的道德關係。

众所周知，人道主義原是十四世紀在意大利產生的一種文化潮流，隨後傳到德國、荷蘭、法國、英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它的誕生出於當時反對封建制度的斗争的要求。它在十五、十六世紀中逐步成長，並在十八世紀達到了頂峰。它是當時正在興起、

正在为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以自求解放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要求从封建制度的蹂躏下解放人的个性的名义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要求废除封建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它为反对宗教的神秘世界观，反对禁欲主义的天主教的清规戒律，反对修士的伪道德面目而进行斗争，要求个人权利和人格，要求解放一切人的思想。

资产阶级用它的人道主义作为武器，领导农奴群众打倒封建制度，以发展它的经济。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思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扩大人们的文化眼界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对于它的时代，有着明显的进步作用。但即使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由于它的阶级性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它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不彻底性和消极性。它对劳动人民表现了轻蔑的态度。

在推翻了封建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和建立了它的统治之后，资产阶级马上就抛弃了它的各种人道主义思想，反过来镇压自由思想的一切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人道主义的美丽字眼变成了空洞的东西，再也没有丝毫的价值。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阶级就越背叛它过去所许下的美丽动听的诺言，愈加背弃它曾提倡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最高利润，就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大肆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为了争夺市场，重新瓜分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驱使人类走向恐怖的互相残杀。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期，各国资产阶级自己扯下了自己的假面具，完全抛弃了它在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人道主义。高尔基曾经正确地说，资产阶级“已经像抛弃再也不能遮住它们的野兽面目的破碎的假面目一样，抛弃

了人道主义”。

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按照自己的阶级观点来进行科学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充分估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今天，在资本主义各国，也有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对这些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根据具体情况，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主张同他们联合行动。尽管如此，我们仍时刻划清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人道主义和属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的界限。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呼吁社会上一切具有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应当互爱。在这些人道主义者中，有人怀着麻醉被压迫人民的不良意图。他们的这种人道主义是呼吁劳动人民向资本家和地主屈膝投降，忍受任意剥削。但也有一些人具有人道主义的胸怀，他们看见劳动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表示同情，并希望所有的人一律平等。这些人反对地主、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人为消灭剥削阶级和解放劳动人民而进行彻底阶级斗争的主张，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作是不人道的。这些人的重大错误是没有懂得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因此，他们的人道主义如果不是欺骗劳动人民，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规律。资本家、地主残酷地压迫工人和农民，工人和农民必须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才能自求解放，才能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获得解放。阶级斗争一定是残酷的，但这不是共产党人或劳动人民的意愿，而是由于遭到历史谴责的

剝削階級的瘋狂反抗。在共產黨人方面，他們當然希望這一鬥爭越不殘酷、越少流血而能取得勝利就越好。但是歷史的經驗證明，剝削階級從不會輕易地自願退出歷史舞台。反之，剝削階級在被消滅之前，要進行極其瘋狂的反抗。因此，革命越接近勝利就越會遇到更多的艱苦困難。被壓迫階級必須進行極為激烈而殘酷的階級鬥爭，才能使自己獲得解放。

共產主義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基礎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共產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和列寧，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闡明了這個社會的客觀發展規律，指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消滅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把人類從壓迫和剝削下解放出來。要建設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農民和其他階層的勞動人民，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徹底的階級鬥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認為這樣作是“不人道”的。相反地，無產階級認為這樣作是最人道的。這樣，顯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道主義觀念。資產階級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以壓迫和剝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人道。相反地，無產階級以消滅資本主義、以解放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人道。在階級社會里，每個階級對人道主義具有不同的觀念。

人道主義以解放人類作為自己的理想，以尊重人的品格、培養人的高尚道德品質作為特徵。在階級社會里，沒有超階級的抽象的人，而只有屬於各個階級的具體的人，因此，不可能有一切階級共同的抽象的人道主義，而只有每個階級具體的人道主義。

在當前的時代里，工人階級是正在上升的階級，它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向。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是最進的思想體系。

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因此，马克思曾经说，共产主义是“实际的人道主义”。作家高尔基也曾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全人类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主义的目的是把一切种族和民族的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的铁掌下完全解放出来”。

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并不空洞地侈谈人类的爱。它教育人们要憎恨压迫者和剥削者，要热爱劳动者。它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友爱教育。高尔基曾经说：“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要求对小市民阶级，对资本家们及其僕从、寄生虫、法西斯分子、刽子手和工人阶级的叛徒的政权有不可磨灭的憎恨……”高尔基还说，“如果敌人不投降就马上消灭他们。”这就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便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建设新社会，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剥削阶级被消灭，劳动者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一切才智。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利润，而是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智力和体力获得自由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最宝贵的财产。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人道的社会制度。

在谈到人道主义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注意弄清楚下列几点：

一、用阶级观点来研究人道主义；不谈一般的抽象人道主义，而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

二、承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同时看到它的局限性。

三、揭露现代资产阶级关于人道主义的各种论调的欺骗性，以及它们用人道主义的幌子来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人道性质。

四、共产主义具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并不是为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目的而产生的；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出于无产阶级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解放无产阶级和其他阶层劳动人民、建立没有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的要求。

五、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新的社会道德，是新的文化潮流，是无产阶级新的审美理想。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全部内容；共产主义不只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更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他们喜欢侈谈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他们片面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们附和资产阶级关于人道主义的欺骗论调。他们大吹大擂地说，共产主义只是为人道主义的目的而诞生的。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合而为一。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人道主义，甚至把人道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

现代修正主义者说，“按照广义理解的人道主义同共产主义融和在一起。”他们还说：“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他们又说：“共产党人首先必须是人道主义者。”他们谈的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

为了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下列的公式：

共产主义一人道主义

他們在這裡說的人道主義是抽象的、超階級的人道主義，即是變相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因此，他們的真正公式是：

共产主义 = 資產階級人道主義

總之，現代修正主義慣用玩弄模棱兩可的字眼的手法，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代替共产主义。

現代修正主義依靠什麼來玩弄這種顛倒黑白的把戲呢？他們依靠的是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人視為“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觀點，現代修正主義者談的是抽象的、超階級的人。但是在階級社會里，每個人都屬於一定的階級，不可能有超階級的人。在階級社會里，每個人的本性由這個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由於人們在社會中的階級地位不同，因而他們的人性也是不同的。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有屬於不同階級的所有人們的抽象的共同人性，而只有每個階級的具體的人的具體人性。在階級社會里，人的階級性正是人的本性和本質。在階級社會里，在一段長時間中，在社會生產中有著共同地位、對生產資料有著共同關係、有著共同利害、相同的生活方式的一定社會集團的人，就有著共同的思想、心理、習慣。這種思想、心理和習慣同另一社會集團的人的思想、心理和習慣不同。這正是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性。

剝削階級所以欺騙被剝削階級，是为了奪取被剝削階級的剩餘產品或剩餘價值，因此他們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階級性。他們把自己描繪成似乎是“超階級”的。他們用抽象的“人性”的幌子來掩飾他們的階級性。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公開地說明自己的階級性。說明這個真理，對無產階級來說，沒有什麼害處，而只

有好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撕毀剝削階級用来掩飾他們殘暴的壓迫、剝削行為的虛偽的面紗，使被剝削者覺悟到自己的利益，并起來打倒剝削階級，自求解放。

到了人剝削人的制度被消滅，共產主義得到實現的時候，社會上再也沒有階級，人的階級的差異再也不存在，人的階級性才會消失。並且只有到那個時候，才談得到社會上所有人的共同性質，即沒有階級的一般的人性。

現代修正主義者在談到人和人性時，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他們認為人不是社會的產物，而是不屬於一定社會形態的抽象的個人。正如以前的費爾巴哈一樣，他們“撇開歷史進程”，並“假定出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類個體”。^① 他們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一個‘類’，理解為一種僅靠天然紐帶把許多個人聯繫起來的內心的、瘡啞的共同性”。^② 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質，並不是各個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現實性來說，人的本質乃是社會關係的總和”。^③

現代修正主義者倒轉到曾被馬克思严厉批判過的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上，他們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追隨資產階級的人性論。

現代修正主義者宣揚一種不分階級的、對一切人的廣泛的愛。他們說，“人和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他們故意對正充斥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對人是狼”的現象熟視無睹。他們鼓吹“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严厉批判過這樣“對一切人的廣泛的愛”。在批判“真正的”社會主義時，馬克思說：

①、②、③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第五六頁。——譯者注。

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它关心的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人’，因为它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不歌颂革命热情，而是歌颂对一切人的广泛的爱。”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人类的爱”的同时，还喋喋不休地谈论“对生活的爱”。他们主张“必须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来活下去”，并认为为理想而牺牲是“苦行主义”，是“对死亡的爱”。他们譏笑在革命斗争中献身的烈士是“愚蠢”者。他们宣扬贪生怕死的思想、享乐主义思想和投降主义思想。

现代修正主义重复着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口号。法国资产阶级在一百年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法国被希特勒占领期间，以贝当为首的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同德国合作，又提出了“家庭、祖国、劳动”的口号。在一九六四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代表美国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又提出了“和平、公理、繁荣”的口号。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提出了“和平”、“劳动”、“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很难找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同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有什么区别。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他们找到了他们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语言而感到自豪。这种共同语言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他们对帝国主义说，“人道主义使我们团结起来。”现代修正主义者说，“和平共处是最人道的。”对他们来说，维护帝国主义及其残暴的压迫、剥削就是人道，至于人民进行消灭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则是“不人道”的。以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现代修正主义否认了历史中革命暴力的作用。他们认为，以暴力进行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人道”的。因此他们主张通过“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他们认为，“和平过渡”

論是最最高的人道主义，因为它使人們能够少“流血”。如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相信他們的“和平过渡”論，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永远不能取得胜利，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永远保持下去。现代修正主义者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来反对一切暴力，他們成为天主教的驯良的信徒。难道这不是若安第二十三教皇在一九六三年的《地球上的和平》的信中所宣称的“暴力只是破坏而永远不是建設”嗎？

一百多年前，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曾经以“人性”的名义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横蛮破坏”。在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它既然一貫到底，就公然来反对共产主义的那种‘横蛮破坏’的傾向，并且肆口揚言，說什么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而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① 他們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再表現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因此，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滿以为自己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見解’，就滿以为自己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真理的要求，这种人根本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現實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②

正如过去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现代修正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过是“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謂冥想”。^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人性論和人道主义來說也是很合适的。

①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四七九頁。——譯者注。

②、③ 同上，第四九六頁。——譯者注。

資產階級人性論特別明顯地表現于現代修正主義的文學藝術中。假如過去費爾巴哈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样，“在人的本質中取消宗教實踐”，那麼，今天現代修正主義的藝術家也在“人的本質”中取消無產階級的藝術實踐。現代修正主義的藝術家經常談到“人性”、“時代的節奏和心理狀態”，談到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共同的東西”、“共同的地方”。

蘇聯導演丘赫萊依在一九六二年十月號的英國《電影和電影制作》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在談到“西方新浪潮”的藝術家時說，我們“有許多東西是共同的。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這個時代的節奏、這個時代的心理狀態；這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共同的。我們都是二十世紀的人”。丘赫萊依認為，藝術必須有“人情”，並認為“這些都是最重要的東西”。他在上述的文章中說：“影片中不光是只有思想意識，其中還有其他東西——激情和人情。在任何一部影片中，這些都是最重要的東西。”丘赫萊依認為沒有“人情味”的影片是“壞片子”，只有有“人情味”的片子才是“好片子”。丘赫萊依認為藝術不應當表現思想意識，因為“思想意識的宣傳是壞事情”。

丘赫萊依追求抽象的“人性”，他在談到愛和憎、和平和戰爭、建設和破壞等問題時，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他說：“人能做許多事情，他們能愛也能恨，既能創造也能破壞。美好的和平要比可怕的戰爭好。建設要比破壞好。”丘赫萊依談論抽象的和平和抽象的戰爭。他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和平與戰爭的觀點；拋棄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之間、民主的和平和反民主的和平之間的區別。丘赫萊依反對一切戰爭，包括正義戰爭，贊成一切和平，包括反民主的和平。事實並不像丘赫萊依所說的那樣，和平任何时候都比戰爭好。列寧曾經譴責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和平——即是“凡尔赛条约的和平”，不可能比苏联人民进行的十分英勇的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好些”。对于建設和破坏問題也是如此。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建設和破坏的問題。并不是建設任何时候都比破坏好。从前，沙皇“建設”了被称为帝俄的“各民族的大监狱”；列宁“破坏了这个监狱”，解放了俄国人民和受到沙皇压迫的各个民族。沒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认为沙皇的“建設”比列宁的“破坏”“好些”。丘赫萊依形而上学地把建設和破坏对立起来。实际上，在建設和破坏之間有着辩证的联系。不去破坏旧的东西就不能建設新的东西。只有破坏了封建制度才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丘赫萊依以人性論和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譴責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不人道”的。丘赫萊依說：“关于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談得很多……在现实中却不是这样。我們所经历的共产主义是沒有人道主义的。”西方帝国主义和它們的御用文人经常诅咒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人道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资本家、地主不能自由剥削人民。相反地，工人和农民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十分人道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剥削阶级已经被打倒，工人和农民获得了完全解放。丘赫萊依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不人道”的，他同西方帝国主义和它們的御用文人在评价这个社会制度时，持有共同的立場。

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一样，丘赫萊依强调个人幸福問題。他曾经在《我們的道路》一文中談到自己的幸福观。他说：“我认为人的幸福有三个要素——爱情、和平和真理。”^① 丘赫萊依在这